

山東文藝出版社

天雲碧

／●台灣
暢銷言情小說
／瓊瑤 著



瓊瑤 著

山東文藝出版社

碧雲天

内 容 提 要

美丽纯洁的萧依云与国外归来、英俊洒脱的高皓天相爱并结合了，但萧依云由于先天不孕而无法生子，而高家父母观念陈旧，抱孙心切，这个和睦的家庭暴发了濒临破裂的危机。依云出于爱心和责任，竟将自己的学生俞碧菡介绍给高皓天。当两人真正相爱后，依云又痛苦万分。最后，善良的碧菡留下刚出世的婴儿，悄然离开高家。

《碧云天》是琼瑶的一部力作，文笔清丽，情感细腻，刻画精微。这是一个善良人们之间发生的、出于爱心而造成的悲剧。

碧 云 天

琼 瑶

出版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。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发行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

（经八路十一号、电话610054、485）

印刷者：山东昌邑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9.125印张2插页190千字

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次1—47,000册

ISBN 7—5329—0228—5

I·202 定价3.10元

教室里静悄悄的。

窗外飘着一片雾蒙蒙的细雨，天气阴冷而寒瑟。

五十几个女学生都低着头，在安静的写着作文。空气里偶尔响起研墨声，翻动纸张声，及几声窃窃私语，但，这些都不影响那宁静的气氛，这群十六、七岁的女孩子们是些乖巧的小东西。小东西！萧依云想起这三个字，就不自禁的失笑起来。她们是些小东西，那么，自己又是什么呢？刚刚从大学毕业，顶多比她们大上五、六岁，只因为站在讲台上，难道就是“大东西”了？

真的，自己竟会站在讲台上！当学生不过是昨天的事，今天就成了老师！虽然只是代课教员，但是，教高中二年级仍然是太难了！假若这些学生调皮捣蛋呢？她怎能驾驭这些只比她小几岁的女孩子们？不过，还好，她们都很乖，每个都很乖，没有刁难她，没有找麻烦，没有开玩笑，没有象她高二时那样古怪难缠！她微笑起来，眼光轻悄悄的从那群学生头上掠过，然后，她呆了呆，她的目光停在一个用手托着下巴，紧盯着黑板发楞的女学生脸上了。

俞碧菡没有办法写这篇作文。

她盯着黑板，知道自己完蛋了，她怎样都无法写这篇作文！脑子里有几百种思想，几千万缕思绪，却没有一条可以联贯成为文句！那年轻可爱的代课老师，一定以为自己出了一个好容易好容易的作文题目！因为，她一上来就说了：

“作文不是用来为难你们的，只是用来训练你们的表达能力。所以，我想出个最容易的题目，一来可以让你们尽情发挥，二来可以帮助我了解你们！”

好了，现在，黑板上是个单单纯纯的“我”字。我！俞碧菡咬住了下嘴唇，紧盯着这个“我”字。我，我是渺小的！我，我是伟大的！我不该存在！我，我却偏偏存在！我，我来自何方？我，我将去往何处？我，我，我，我，我，……这个“我”是多么与人作对的东西，她怎能把它写出来，怎能把它表达出来？从小，她就怕老师出作文题“我的父亲”、“我的母亲”、“我的家庭”，甚至于“我的志愿”、“我的将来”、“我的希望”……她怕一切与“我”有关的东西！而现在，黑板上是个干脆脆的“我”字，她默默摇头，在心里喃喃的自语着：

“我，我完蛋了！”

垂下了眼睑，她把眼光从黑板上收回来，落在那空无一字的作文本上。作文本上有许多格子，许多空格子，怎样能用文字填满这些空格子，“拼凑”成一个“我”？为什么周围五十几个同学都能作这样的“拼凑”游戏，唯独自己不行？她轻轻摇头，低低叹息。“我”是古怪的，“我”是孤独的，“我”是寂寞的，“我”是与众不同的，“我”是一片云，“我”是一颗星，“我”是一

阵风，“我”是一缕烟，“我”是一片落叶，“我”是一茎小草，“我”什么都是，“我”什么都不是！“我”？“我”是一个人，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！十七年以前，由于一份“偶然”，而产生的一条生命，如此而已，如此而已？她再摇头，再叹息，生命是一个谜，“我”是一个更大的谜！是许许多多问号的堆积！我？我完蛋了！

一片阴影遮在她的面前，她吃了一惊，下意识地抬起头来。那年轻的，有一对灵巧的大眼睛的代课老师，正拿着座位姓名表，查着她的名字。

“俞碧菡？”萧依云问，微笑着望着面前那张苍白的、怯生生的、可怜兮兮的面庞。这是个敏感的、清丽的、怯弱的孩子呢！那乌黑深邃的眼睛里，盛载了多少难解的秘密！

“哦！老师！”俞碧菡仓卒的站起身来，由于引起注意而吃惊了，而惶然了！她站着，睁大了眸子，被动的，准备挨骂似的望着萧依云。

怎么，自己的模样很凶恶吗？怎么？自己竟会惊吓了这个“小东西”？萧依云脸上的微笑更深了，更温和了，更甜蜜了，她的声音慈祥而悦耳：

“为什么不作文？写不出吗？”

俞碧菡的睫毛罩了下去，罩住了那两颗好黑好亮的眼珠，她的声音轻得像蚊子叫。

“不是‘我’写不出来，是写不出‘我’来！”

哦？怎样的两句话？像是绕口令呢！萧依云怔了怔，接着，就像有电光在她脑中闪过一般，使她陡的震动了一下。谁

说十七岁还是不成熟的年龄，这早熟的女孩能有多深的思想？她怔着，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。不，二十二岁当老师实在太早，她教不了她们，好半天，她才回过神来，勉强维持了镇定，她把手放在俞碧茵的肩上。

“坐下来，”她安祥的说。“你已经把‘你’写出来了，如果你高兴，你可以不交这篇作文，我不会扣你的分数！”

俞碧茵很快地看了她一眼。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，”她低语：“‘我’是一片空白吗？”

萧依云再度一怔。

“你自己认为呢？”

“哦，不，老师，”她微笑了，那笑容是动人的，诚恳的，带着某种令人难解的温柔。“我不是一片空白，只是一张有空格的纸，等着去填写，我会填满它的，老师，我会交卷的！”

她坐下去了，安安静静的提起笔来，研墨，濡笔，然后，她开始书写了。萧依云退回到讲台边，站在窗口，她下意识的望着外面的雨雾。该死！自己不该念文学系，早知道，应该念哲学！人生是一项难解的学问，自己能教什么书？这只是第一天！她已经被一个学生所教了。俞碧茵，俞碧茵，她念着这名字，悄眼看她，她正在奋笔疾书，她能写些什么？忽然间，她对于自己出的作文题失笑起来。我？好抽象的一个字！一张有空格子的纸，等着去填写！她自己又何尝不是一张有空格子的纸？将填写什么文字呢？二十二岁！太年轻！只是个比“小东西”略大一些的“小东西”罢了，她笑了，对着雨雾微笑。

下课铃声惊动了她，学生们把作文簿收起了，交到她手

中。教室里立即涌起了一层活泼与轻快的空气，五十几个女孩子们像一群吱吱喳喳的小鸟，到处都充斥着喧嚣却悦耳的啁啾。萧依云捧着本子，不自禁的对俞碧菡看过去，那女孩子斜倚在墙边，正对着她怯怯的微笑。这微笑立刻引发了萧依云内心深处的一种温柔的情绪，她不能不回报俞碧菡的微笑。她们相视而笑。俞碧菡是畏羞带怯的。萧依云却是温柔而鼓励的。然后，抱着作文本，萧依云退出了教室，她心中暖洋洋而热烘烘的，她喜欢那个俞碧菡！并不是一个老师一个学生，她还没有习惯于自己是老师的身份，她喜欢她，像个大姊姊喜欢一个小妹妹。大姊姊！她不会比俞碧菡大多少！依霞就比她大六岁，亲姊妹还能相差六岁呢！她做不了老师，她只是她的大姊姊！

退到教员休息室，她已经迫不及待的抽出了俞碧菡的本子，她要看看这张空格子的纸上到底填了些什么？

于是，她看到这样的一篇文章：

我

我，在我来不及反对我的出世以前，我已经存在了。或者，这就是我的悲哀，也或者，这正是我的幸运。因为，一条生命的诞生，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，这是个太陈旧的问题，也是人类无法解答的问题。这，对我而言，必须看我以后的生命中，将会染上什么颜色而定。

未来，对我是一连串的问号，过去，对我却是一连串的惊叹号！我可以概括的把惊叹号划出来，问题的部份，且留待“生命”去填补。

两岁那年，父亲去世！

四岁那年，跟着母亲嫁到俞家！

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，一个妹妹！

八岁那年，母亲去世！

十岁那年，继父又娶了继母！

继母又生了两个妹妹，一个弟弟！

所以，我共有两个弟弟，三个妹妹！

所以，我父母“双全”！

所以，我有个很“大”的家庭！

所以，我必须用心“承欢”于“父母”，“照顾”于“弟妹”！

所以，我比别的孩子们想得多。想得远！

所以，我满心充满了怀疑！

所以，哲学家对了，我思故我在！

我思故我在！只有在我思想时，我觉得我存在着。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？

??????????

??????????

??????????

这篇奇异的作文结束在一连串的问号里，萧依云瞪视着那些问号，呆了，傻了，默默的出起神来了。她必须想好几遍才能想清楚那个俞碧菡的家庭环境，她惊奇于人类可以出生，在各种迥然不同的环境里。她不能不感染俞碧菡那份淡淡的哀愁及无奈，而对“生命”发生了“怀疑”。

沉思中，有人碰了她。

“萧小姐！”

她抬起头来，是介绍她来代课的王老师。

“第一天上课，习惯吗？”王老师微笑的问。

“还好。”她笑笑说。“只是有些害怕呢！”

“第一天上课都是这样的。不过，你那班是出了名的乖学生，不会刁难你的。李老师常夸口说她们全是模范生呢！”

“李老师好吗？”萧依云问，李雅娟，是原来这班的国文老师，因为请一个月的产假，她才来代课的。

“好，有什么好？”王老师皱了皱眉。“又生了一个女儿！第四个女儿了，她足足哭了一夜呢！”

“生女儿为什么要哭？”她惊奇的问。

“她先生要儿子！公公婆婆要儿子呀！她一直希望这一胎是个儿子，谁知道又是女儿！这样，她怎么向丈夫和公公婆婆交代？”

“天！”萧依云忍不住叫：“这是什么时代了？二十世纪呢！生儿育女又不是人力可以控制的！谈什么交代与不交代？”

“你才不懂呢！你还是个小孩子！”王老师笑着说。“尽管是二十世纪，尽管是知识份子，重男轻女及传宗接代的观念仍然在中国人的脑海里生了根，是怎么样子也无法拔除的！反正，在李雅娟的处境里，她生了女儿，和她犯了罪是没有什么两样的！她甚至考虑把孩子送人呢！”

萧依云怔怔的站着，一时间，她想的不是李雅娟，而是那新出世的小婴儿，那不被欢迎的小生命，谁知道，说不定在十

六、七年以后，会有一个老师，给那孩子出一道作文题，题目叫“我”，那孩子可以写：

“我，在我来不及反对我的出世以前，我已经存在了……”

瞪视着窗外茫茫的雨雾，她一时想得很深很深远。她忘了王老师，忘了周遭所有的人，她只是想着生命本身的问题，教书的第一天！她却学到了二十二年来所没有学到的学问。望着那片雨雾，望着窗口一株不知名的大树，那树枝上正自顾自的抽出了新绿，她出着神，深深的陷进了沉思里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萧依云始终没有从那个“生命”的问题中解脱出来。她一路出着神，上下公共汽车都是慢腾腾的，心不在焉的。可是，当回到静安大厦时，她却忽然迫切起来了，她急于去问问母亲，只有母亲——一个生命的创始者——才能对生命的意义了解得最清楚。抱着作文本，她一下子冲进了电梯，她那样急，以至于一头撞在一个人身上，手里的本子顿时散了一地。在还没有回过神来以前，她已经习惯性的开始抢白：“要命！你怎么不站进去一点，挡着门算什么？看你做的好事！”

“噢！”那男人慌忙向里面退了两步，一面笑着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可没料到你会像个火车头一样的冲进来哦！”

好熟悉的声音！萧依云愕然的抬起头来，那年轻的男人不经心的看了一眼，就俯下身子去帮她收拾地上的作文本。

萧依云的心脏猛的一阵狂跳，可能么？可能是他吗？那瘦高的身材，随随便便的穿着件红色套头毛衣，一条牛仔裤，和当年一样！那浓眉，那闪亮的眼睛，那满不在乎的微笑，和那股洒脱劲儿！萧依云屏住呼吸，睁大了眸子，那男人自己站

直了身子，手里捧着她的作文本。

“喂，小姐，”他笑嘻嘻的说：“你要去几楼呀？”

没错！是他！萧依云深抽了一口气，他居然不认得她了！本来么，他离开台湾那年她才只有十五岁！一个剪着短发的初中生，他从来就没注意过的那个初中生！他只对依霞感兴趣，叫依霞“睡美人”，因为依霞总是那样懒洋洋的。叫她呢？叫她“黄毛丫头”！现在呢？“睡美人”不但为人妻，而且为人母了。“黄毛丫头”也已为人师（虽然只有一天）了！他呢？他却还是当年那股样子，似乎时间根本没有从他身上辗过，他还是那样年轻，那样挺拔，那样神采飞扬！

“哦，小姐，”他又开了口，好奇的打量着她，他的眉头微锁，记忆之神似乎在敲他的门了。他有些疑惑的说：“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？”

“哦，”她轻呼了一口气，调皮的眨了眨眼睛。“嗯……我想……我想没有吧？”

“噢，”他用手抓了抓头，显得有点傻气。“可能……可能我弄错了，你很像我一个同学的妹妹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打鼻子里哼出来，冷冷的接过本子，把脸转向了电梯口。“请你帮我按五楼。”

“噢！”他惊奇的说，“真巧，我也要去五楼！”

早知道你是去五楼的！早知道你是到我家去！她背着他撇了撇嘴，你一定是去找大哥的！当年，你们这一群“野人团”，就是你和大哥带着头盔，带着头盔。现在，你们这哼哈二将又该聚首了！真怪，大哥居然没有提起他已经回国了。她

摇了摇头，电梯停了。

“喂，小姐，”他望望那象迷魂阵似的通道。“请问五 F 怎么走？”

她白了他一眼。

“你自己不会找呀？”

“哦，当然，当然，”他慌忙说，充满了笑意的眼睛紧盯着她。“我以为……你会知道。”

“不知道！”她冲口而出，凶巴巴的。

“对不起！”他又抓抓头，悄悄的从睫毛瞄了一眼，低下头轻声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：“今天是出门不利，撞着了鬼了！”，他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方向，往前面走去。

“你站住！”她大声说。

“怎么？”他站住，诧异的回过头来。

“你干嘛骂人呀？”她瞪大眼睛问。

“没想到，耳朵倒挺灵的呢！”他又自语了一句，抬眼望着她。“谁说我骂人来着？”

“你说你撞着鬼，你骂我是鬼是吗？”她扬着眉，一股挑剔的味道。

他耸了耸肩。

“我说我撞着了鬼，并没说鬼就是你呀！”他嘻笑着，反问了一句：“你是鬼吗？”

她气得直翻白眼。

“你才是鬼呢！”她没好气的嚷。

他折回到她身边来，站定在她的身子前面，他那晶亮的眼

睛灼灼逼人。

“好了，”终于，他深吸了口气说：“别演戏了，黄毛丫头！”他的声音深沉而富有磁性。

“打你一冲进电梯那一刹那，我就认出你来了，黄毛丫头，你居然长大了！”

“哦！”她的眼睛瞪得滚圆滚圆的。“你……你这个野人团团长！你这个天好高！”她笑开了。“你真会装模作样！”

“嗯哼，”他哼了一声。“什么天好高！”

“别再装了！”她笑得打跌。“你是天好高，大哥是风在啸，还有一个雨中人，那个雨中人啊，娶走了我的姊姊，那个天好高啊，一气就气到天好远的地方去了！”

他的脸红了，笑着举起手来。

“你这个伶牙利齿的小丫头，还是这样会胡说八道！管你长大没有，我非捉你来打一顿不可！”他作势欲扑。

“啊呀，可不能乱闹！”她笑着跑，这一跑，手里的本子散了一地，她站住，又笑又骂的说：“瞧你！瞧你！第二次了，你这个天好高啊，简直是个扫帚星！”

他忙着蹲下地帮她拾本子，她也蹲了下来，两人的目光接触了。笑容从他的唇边隐去，他深深的望着她。

“多少年不见了？依云？”他问。

“七年。”她不假思索的回答。“你走的那年，我才十五岁。”

“啊，”他感叹的。“居然有七年了！”他把作文本递给她。“别告诉我，你已经当老师了！”

“事实上，我已经当老师了。”她站起来，望着他。“你呢？高皓天？这些年，你在干什么？”

他也站了起来。

“先读书，后做事，我现在是个工程师。”

“回国来度假吗？”

“来定居。我是受聘回国的。”

“你太太呢？也回来了吗？”

“太太？”他一楞。“等你介绍呢！”

她死盯了他一眼。

“为什么你们这些男人都要打光棍？大哥也是，我起码给他介绍了十个女朋友，你信吗？”

“现在，又一个加入阵线了！”他笑着。“别忘了我这个天好高！”

忘得了吗？忘得了吗？高皓天，只因为他的名字倒过来念，就成了“天好高”，所以，那时候，她总喜欢把他们的名字都倒过来念，大哥萧振风成了“风在啸”，任仲禹成“雨中人”，只有赵志远的名子倒过来也成不了什么名堂，所以仍然是赵志远。那时候，他们四个外号叫“四大金刚”，曾经结拜为兄弟。赵志远是老大，萧振风是老二，高皓天是老三，任仲禹是老四，他们都是T大的高材生，除了功课好之外还调皮捣蛋。经常在她们的家里闹翻了天，姊姊依霞常扮演他们每一个人的舞伴，他们开舞会，打桥牌，郊游，野餐……玩不尽的花样，闹不完的节目。而她这“小不点儿”、“黄毛丫头”只能躲在一边偷看他们，因为太小而无法参加。十四那年的圣诞节，他们在萧家

开了一个通宵舞会，谁都没有注意到她，只有高皓天走过来，对她开玩笑的说：“来来来，小丫头，让我教你跳华尔兹。”

他真的拉着她跳了一支华尔兹，从此，她就没有忘记过他。她这一生的第一支舞，是和这个天好高跳的。以后，她也曾在姊姊面前说尽这个天好高的好话，但是依霞爱上了任仲禹，高皓天是在任仲禹和依霞订婚那年出国的，大哥说是任仲禹气走的高皓天。依霞却说：

“那个天好高啊，从头到尾和我之间就没通过电，他既没爱过我，我也没爱过他！他是那种最不容易动心的男人，我打赌他一辈子也不会结婚！”

是吗？他是那种一辈子也不会结婚的男人吗？她不知道，当初他和任仲禹、依霞之间到底是怎么一笔帐，她也不知道。她只知道那时他们都是“大人”，她却是个只能在他们脚下打着圈儿乱叫乱开玩笑的“小鬼头”！

如今，“小鬼头”大了，这个“天好高”啊，仍然一如当年！她望着他，又笑了。

“大哥在等你吗？”她问。

“是的，回国已经一个月了，今天才查到你们家的电话，刚刚和你大哥通电话，他在电话里吼了一句‘你还不快快的给我滚了来！’我这就乖乖的滚来了！才滚到电梯里，就被一个莫名奇妙的黄毛丫头猛撞了一下，还挨了阵莫名奇妙的骂，你说倒霉吧？”

萧依云忍不住噗哧一笑。

“活该”这些年怎么不给我们消息？大哥说你失踪了！我